

第七卷

王火文集

心上的海潮 隐私权 众生百态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火文集. 第七卷, 心上的海潮 隐私权 众生百态 / 王火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411-4629-9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④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7488 号

王火文集 | 第七卷

XINSHANG DE HAICHAO YINSIQUAN ZHONGSHENG BAITAI

心上的海潮 隐私权 众生百态

王 火 著

责任编辑 邓 敏 王筠竹
编辑统筹 周 轶 彭 炜
封面设计 叶 茂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唐 茵等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9mm×210mm 1/32
印 张 22.75 字 数 590 千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629-9
定 价 17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萧乾先生病重住院时（右一为文洁若）



与蹇先艾、艾芜二老合影（1985年在宜宾竹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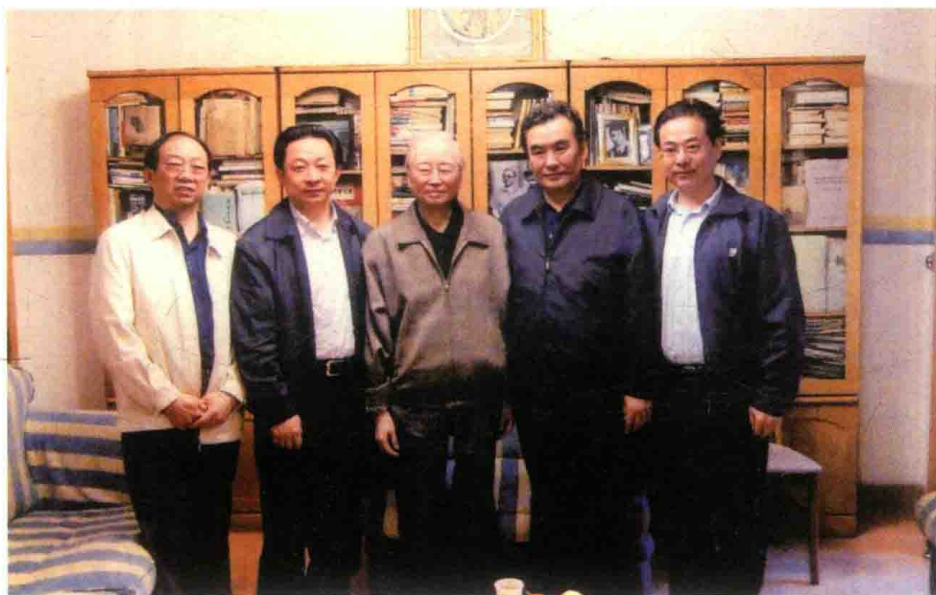
2007年12月与吉狄马加（左二）、龚绍祥（右一）二位在美术馆。



与唐嘉源（唐宋元）研究萧伯纳在中国的事，请他将资料转赠英国伦敦萧伯纳故居。



2006年11月作代会上与袁鹰（左二）、吴泰昌（左三）、张昆华（右一）合影。



2009年5月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同志（右二）来蓉，由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陪同看望合影。



《作家通讯》
记者摄了这张照片，
刊出用的标题是“两
王相逢格外亲”（右
为王蒙）。



坐着的两位女士是丁隆炎、陈之光
的夫人，中间坐着的是三个年岁
大的（李致、王火、陈之光），
立着的是两位年轻些的作家是
杨宇心、丁隆炎。

目 录

心上的海潮

心上的海潮	(003)
异国的秋雨黄昏	(082)
迷宫悲喜	(139)
兔丝女人	(185)
江教授、“假洋鬼子”和“裘文婷”	(229)
单行道上的女经理	(270)
香 姨	(325)

隐私权

第一章	(357)
第二章	(368)
第三章	(383)
第四章	(398)
第五章	(406)
第六章	(419)
第七章	(434)

第八章	(454)
第九章	(468)
后 记	(482)

众生百态

翡翠宝石项链	(487)
阿 C 阿 C!	(489)
“窈妹美容厅”花絮	(492)
无名火	(496)
冯娜的“法宝”	(498)
获得与丧失	(500)
“大腕”家风	(503)
小偷和大盗	(505)
任玉玺的初恋	(507)
粉红色的信笺	(510)
眼的爱	(512)
牢 骚	(515)
火车上的传奇	(517)
“轮流受气”药方	(520)
文学学术报告	(522)
享受生活	(524)
“朦胧美艺术照”	(527)
茶 馆	(529)
“时间的小偷”	(532)

肚脐眼	(536)
《悲 剧》	(538)
迷 信	(542)
在胃！在胃！	(545)
假 药	(548)
亲 情	(550)
年老与年轻	(554)
美声唱法	(556)
西北园的鬼	(559)
经验之谈	(564)
寻 找	(566)
满意的称呼	(568)
绰号的由来	(569)
老 K 与小 K	(570)
丑 角	(579)
“牡丹圣手”和他的儿子	(585)
“时间小人”	(591)
岁月手执画笔	(599)
彩虹湖畔的“女神”	(604)
绿色的小屋	(618)
她去看海	(626)
红枣的故事	(634)
失 信	(645)
《夭折》的诞生.....	(651)

不要飘带的花圈	(670)
马迷糊	(678)
“司泡铁克斯” 西装出箱记	(688)
铜扣子和还魂草	(696)
网上的蜘蛛	(711)

心上的海潮

心上的海潮

我的心也像大海，
有风暴，有潮退潮涨，
也有些美丽的珍珠，
在它的深处隐藏。

——海涅

（一）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中国上海。

孔薇娜又来到这阔别三十多年的上海了！

一切都像在梦幻中。她不喜欢生活平淡却又害怕太大的刺激，可人生每每会遇到这样神奇而不平凡的经历。她是一个妩媚、任性、好幻想的女人，有一对美丽得出奇的眼睛，带有诗人的气质。三十多年前，一九四八年底，她随那位老画家父亲离开这祖国的大城市上海时，只是一个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中国学生。现在，父亲的骨灰早已葬在香港仔的坟场里了，她却是以一个美籍华人女作家的身份出现在她的诞生地上海的。三十多年前，离开上海时，她风华正茂才二十四岁。现在，一九八〇年，她重返上海，却已经五十六岁了！幸福的岁月，灿烂的年华，像春水一般，都已经逝去。她现在怀着一种迟暮之感，回到了上海。感情是复杂的，心中常荡漾着一种淡淡的忧郁。但她体内

那火一般的爱情并没有熄灭。正是带着这种异样的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她打听到了要寻找的那个男人，同他取得了联系，经过几次通信以后，七天前，她匆匆启程。飞往香港的机票告满，她决定绕道日本来，就毅然地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 747SP 型珍宝机离开美国纽约直航东京，又从羽田机场转搭日本航空公司的波音机飞到上海来了。

刚才，她看了一个钟点的报纸。在她的面前放着她从报摊上买来的《人民日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看这些报纸，她不太习惯，但又很感兴趣。在纽约看报时，每天总是在报上看到大批社会新闻，那么耸动，那么刺激：银行被抢；在布鲁克兰，价值五万元的药品被人从仓库盗走；在克利夫兰艺术学院，夜晚被偷走一幅珍贵油画；蒙面大盗光临某公寓，女仆和主人均被枪杀。……这儿的报纸，全是政治、生产……没有那些五花八门乌七八糟的新闻，读来枯燥，但却有许多使她觉得有启示的文章和消息。这几天，她每天都看三份报。离开上海这么久了！她确实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比较陌生的地方，需要借助报纸再熟悉起来。……

现在，正是傍晚时分，上海沐浴在霏霏细雨中。房里很静，没有“迪斯科”，没有橄榄球实况比赛的转播，没有商业性质的彩色电视节目……她伫立在饭店十三层楼那设备比较老式，但陈设还算典雅华丽的套房窗前，呆呆地眺望城市喧闹的街景。这两天，她感冒了！头晕、血压高，医生让她卧床休息，可是她的思绪像激浪翻腾，怎么能在床上躺得住呢？春节刚过，二月的天气还带寒意。雾似的牛毛雨中，街上仍拥挤着欢乐的人流和衔接的车辆。从窗口望下去，栉比鳞次的上海变化不大。除了跑马厅变成了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周围新盖的大厦不多。她眼界囊括的仍是她当年熟悉的城市轮廓，也是她在美国无数次梦见过的上海。从北美大陆的美国大都市来到上海的她，看惯了棋盘般整齐的道路两旁那密密立体的超高层摩天大厦和那纵横全城的多层立体交叉公路，看惯了在多层立体交叉公路上列队驶行的一辆辆

小甲虫般的轿车和高速公路上可以并排奔驰六至八辆汽车的路面，现在再看上海，就会感到灰蒙蒙的建筑物显得苍老，城市不像旧有的印象中那么现代化。在美国看够了罪恶事端不断发生的“时报广场”和破旧肮脏、潮湿混乱充满了贫穷、犯罪、失业、疾病和死亡的哈莱姆区，现在再看上海，就又感到平静、清静了！花花绿绿各式的霓虹灯基本没有了！广告牌，不多，完全不像美国那耸立路边的奇形怪状、琳琅满目的广告和商标牌；小汽车，少了；电车和黄包车以及那种老式的公共汽车都不见了，但却给她一种早年熟悉的中国城市的风味，她喜欢这种亲切的印象……她倚窗站立，心里纷乱而又寂寞，看着这一切，都似乎无动于衷，心里却微喟地在默诵着李清照的《一剪梅》：“……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吟着吟着，心酸起来。不知为什么，突然又有些怀念自己以五万多美元购置的在盎格鲁林镇的那座二层楼房的美丽建筑了。那绿荫和如茵草坪覆盖的庭院；那敞向车水马龙街道的大门；那花园里种植着的玫瑰花甜蜜典雅的香气；那北美常有的晴朗阳光。……看看腕上的液晶显示式电子手表，是五点四十五分，按照约定的时间，再有十五分钟，她就可以见到他了！她的归来，不全都是为了他吗？她的心“扑通扑通”地激跳起来，使她有些晕眩。她克制住感情，离开窗口走到门边，“啪”地开了电灯，玻璃吊灯上柔和的金光顿时泻满了屋子，使紫红色的丝绒窗帘更加柔和夺目。她下意识地走近了摆满化妆品和她昨天从大光明电影院隔壁工艺美术品服务部采购来的一些中国工艺品小摆设的五斗橱前。

依然那么美丽，人们都说她是个漂亮的女人，说她看上去只像三十多岁。现在，她凝望着大镜子，大镜子里出现了她的形象：一个身材适中体态苗条、风度翩翩浑身像闪着光彩的女人。长长的眼睫毛下有一双美得出奇的大眸子灵活地忽闪着，瞳仁就像一潭清幽幽的深水，秀丽的眉毛间散发着一一种高雅的气质。腮边挂着两个小小的酒窝，神

情里带着淡淡的忧郁。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梳成一个绰约多姿的 S 髻。她从不去学美国时下流行的打扮。她有自己独特喜爱的美学观点。青年时代她就喜欢“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境界。她爱穿黑色的旗袍或藏青的西式上装。今天她依然穿一件丝光闪闪的黑缎驼绒旗袍。脚上，她换下了那双黑麂皮的高跟鞋，穿上了她昨天在南京路上买的一双圆口黑色布底鞋。唯一不寻常的保暖装饰品是一条十分华丽的搭在双肩上的加长加宽的围巾。这是友人从巴黎给她买来的手工制品，一半是晶莹的黑羊毛线编织的，一半是电光似的金丝线编织的，这就衬得她那布满智慧的脸更加白皙，她那涂着口红的嘴唇更加鲜艳，衬得她的气度和风韵更加不凡。她对着镜子顾影自怜，觉得自己确实还很美丽，凄凉的心头涌起一点欣慰，忽又决定拭去口红。她清楚地记得：他是不太喜欢她涂口红的。那时，是大学时代，他指着她偶尔涂在嘴上的口红笑着说：“这是虚假的！多保留点真实的自然美，对你更适合……”当她仔细地用软粉纸拭净玫瑰色的口红后，从镜子里，她看到自己洗净了脂粉气，更素净大方了！她叹了一口气，用手整整云鬓，想象不出再过一会儿她所看到的他会是什么模样，也想象不出见到他时，他会怎么表示。当然，她已经想好，她第一句话会亲切地叫着他的名字说：“艾风，你好！……”然后，伸出手去。……她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矜持，也猜不出艾风会不会热情。啊！岁月的流逝为什么必然在亲密的人中间也要冲刷出那么大的鸿沟来呢？多少年来，她一直等待着“谜”的揭晓，可是如今“谜”不但已经揭晓，而且在她看来，爱情似乎又可以重新回到怀抱的时候，她反而感到犹豫了！年轻时代那个缥缈而又美丽的梦早消失了！她心里抑郁，很想哭一哭，好不容易才忍住了。她不愿意在未曾见到他的时候就流下脆弱的眼泪，她宁可表现得高傲些、坚强些。她再一次不耐烦地看看手表。只剩五分钟就到六点了！这时，她忽然听到了“笃笃”清脆的敲门声。不知为什么，她感到自己的心要跳出胸膛来了！脸上一阵潮热，她站起身来，